

2 書叢育教苑師

中國教育思想史

(兩宋部份)

著 伍振鵠

緣我來名
通然老松
數百年來

大師書苑發行

伍振族
島著

中國教育思想史
(兩宋部份)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印行

中國教育史（兩宋部份）

定價：新台幣壹佰肆拾元正

著者：伍振鷺

發行人：陳淑娟

負責人：白文正

出版・發行：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台北市師大路四三號地下樓

電話：（02）3927111・3913552

郵撥：〇一三八六一六一八

印刷：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

電話：九二八七一四五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九〇號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

弁言

我國近代興辦新式教育，主要是由於形勢所迫；目的在於變法圖強，而手段則採取「師事長技」。因之，當時所設立的各級各類學校，在形式上固然是模仿歐美的制度，在內容方面亦都是移植西方的科目與課程。以大學教育系的課程而論，除「中國教育史」一科而外，幾乎所有的科目，不論名稱與內容，類多雷同於國外（主要為美國）的大學。其他院系，可能大致相同。百餘年來，鮮有改進。如此而欲修談學術獨立，雖非癡人說夢，恐亦是緣木求魚。

筆者濫竽大學教席逾三十年，講授「中國教育史」亦十易寒暑；常思為此科目撰寫一適合之大學用書，惟以學殖謏陋，不敢率而操觚。雖然平時因教學與研究所需，偶有零星片段之論述，但閉門造車，管窺蠡測，多未付梓問世，以免重禍梨棗。就中有關中國教育思想先秦與兩宋兩部份，民國六十七年鈔經偉文圖書出版公司印行，書名分別是「先秦諸子教育思想」及「兩宋理學教育思潮」，尚頗切合修習中國教育史學子及應考試者之需要。然以偉文經營方針改變，不予再版，坊間已無從購得。適師大書苑有意出版教育書類，因重加整理，略為補充，並改正前此忽略

與疏漏數處，靦顏與讀者重見，題名爲「中國教育思想史」先秦部份與兩宋部分。值此梓行前夕，略弁數語於前，藉誌其始末，非所以云序。

伍振鵠
孟丁
春卯

目次

弁言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一節 時代背景……………一

第二節 理學宗派……………五

第二章 濂學——周濂溪……………一

第一節 濂溪傳略……………一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一

第三節 教育思想……………一

第三章 洛學（上）——程明道……………三三

第一節 明道傳略……………三三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三六

第三節 教育思想……………五三

第四章 洛學（下）——程伊川……………六九

第一節 伊川傳略……………六九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七三

第三節 教育思想……………八六

第五章 關學——張橫渠……………一一

第一節 橫渠傳略……………一一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一三

第三節 教育思想……………一二

第六章 閩學——朱晦庵……………一三五

第一節 朱子傳略……………一三五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一三八

第三節 教育思想……………一四九

第七章 心學——陸象山……………一七七

第一節 象山傳略……………一七七

第二節 基本思想……………一七九

第三節 教育思想……………一八六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時代背景

經學盛於兩漢，故史記前後漢書均立儒林傳；理學（性理之學的簡稱）盛於兩宋，故宋史於儒林傳之外，又爲立道學傳。所謂道學，據宋史道學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歿，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歿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豁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

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

由此看來，道學乃是「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的儒學的復興。儒家之學，原爲先秦諸子流派之一；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的學術思想便一直爲儒家所壟斷。然而，兩漢之後，玄風大暢於魏晉，佛學又盛行於六朝隋唐，喧賓奪主，儒家的思想反倒鬱而不彰。站在儒家的立場來說，不論釋者的空或老氏的玄，都是異端邪說；欲求撥亂反正，正人心而息邪說，仍須返於五三聖人之道與六藝經傳。不過，儒家自孔子以降，多專務人事而罕論天道性命，如論語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又：「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以是儒家形而上的宇宙論遂不如道家的玄妙，而人生哲學方面關於性命心氣諸問題的討論，又不如佛家的精詳。這種種缺陷，必待魏晉玄風大暢與六朝隋唐佛學盛行之後，儒者加以吸取融化，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始能補救；而此種理論體系的建立，便是兩宋以還的性理之學。（簡稱理學，亦名道學，實即一種新的儒學）因此，我們可以說理學乃是儒學的復興，而玄學、佛學與經學，則爲此新儒學的思想淵源或其發生的時代背景。茲縷述於左：

玄學 魏晉之際，何宴王弼註老，向秀郭象解莊，於是老莊之研究勃興；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篇）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晉紀總編）是爲玄學。玄學家所討論的問題，不外老莊的虛無與自然諸義。老子有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王弼說：「萬物皆由道而生。」（老子三十四章注）認爲無卽是道，所謂「道者，無之稱也。」（論語述而志於道章，邢疏引王弼說）又老子說：「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王弼注云：「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則道本無名，亦是自然。由此看來，無與自然，都是道的別名。莊子羽翼五千言，閎妙玄通；向郭注出，讀者心悟。（參閱晉書向秀傳）要之，魏晉玄學家所討論之老莊天地萬物出於一原（道）的形而上理論，實開後來宋儒周濂溪朱熹等講太極理氣之說的先河。如濂溪的太極圖，本得之於道教方士，惟顛倒次序，並易其名，取易經之義以爲說明，乃成一種儒道合流的哲學思想，便是其例。（詳見次章第二節「濂溪」基本思想）由此可見，魏晉玄學家關於道、無與自然等的討論，對於後來理學思想的啓發甚大。

佛學 佛教正式輸入中國，在東漢明帝以後，魏晉之際，民間信奉者漸多，其時玄學方盛，故或引三玄（謂老莊周易，見顏氏家訓勉學篇）以讓佛學。如鳩摩羅什率衆僧譯著經論，兼採玄言；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道安弟子道立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間亦涉獵。大概佛教中重戒律的一派多儒學化，而重經論的一派則玄學化；要之佛教華化甚早，並不始自禪宗。佛教歷六朝至隋唐而更盛，當時建宗立派便有十餘個之多：一、俱舍宗，（以世親菩薩所作俱舍論爲主）

二、成實宗，（以阿梨跋摩所著之成實論爲主）三、律宗（爲中土所特有；唐道宣律師弘四分律，遂開此宗，亦曰南山宗）四、三論宗（以龍樹的中論、中二門論、提婆之百論立宗故名；亦曰法性宗，簡稱性宗）五、涅槃宗（以涅槃經爲主）六、地論宗，（以釋十地經之十地論爲主）七、淨土宗（以念佛往生阿彌陀佛淨土爲旨，所主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稱淨土三經）八、天臺宗（爲天臺智者大師所開，以法華經爲主，故又名法華宗）九、華嚴宗（以華嚴經爲主，賢首國師法藏作經疏，大弘此宗，故又名賢首宗）十、法相宗（簡稱相宗，曰法相宗者，取名於解深密經之法相品；本宗有唯識論，故又名唯識宗；又名瑜伽宗、取名於解深密經之分別瑜伽品；唐玄奘始傳入中國，玄奘住慈恩寺，故又名慈恩宗）十一、密宗（以修持秘密真言爲主，故名）十二、禪宗。（又名佛心宗，或心宗；相傳釋迦牟尼於靈山會上，嘗拈花示衆，惟摩訶迦葉破顏微笑，釋迦牟尼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於汝。」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於梁時泛海到廣州，武帝迎至建康，後渡江至北魏，住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凡九年。其教不立文字，不落言詮，明心見性，直指本來；以法及衣相傳，謂之傳授心印）以上十二宗，（或加毗曇宗，爲十三宗）其中真正能夠發揮佛學思想的，只有四宗：就是法相宗、華嚴宗、天臺宗與禪宗。尤其禪宗，除了附會的拈花微笑，代代相傳的傳說外，到了六祖慧能正式把禪宗建立起來時，實已脫化而成爲一種純粹的中國宗教，完全沒有一點印度的風味。禪宗原祇單傳一人，六祖以後，則分兩系；南主頓悟，北主漸修。南有五宗，號稱新禪，新禪卽心是佛，反

對講經說法，理解既瑣，修行亦廢，甚至呵佛罵祖，傳流愈廣而愈失真，但佛教至此，卻更澈底華化與簡化了。不過，佛教中派別雖多，然其大體傾向，則在於說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謂外界，乃是吾人的心所現，虛妄不實，即所謂「空」。宋儒擷取佛家空有同宗，我法皆幻之義，轉易變化，融合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以及道德人生現實的理想，而形成具有形而上內容的性理學體系，這便是理學思想中的佛學成分。

經學 玄學佛學雖有影響於理學的建立，但從儒家的立場來說，老玄釋空，均是異端，只可取作治學的參考資料，正面立論，仍須求之於六藝經傳，以為本宗泉源。兩宋以還之性理學，其所據以立說的主要經籍，為周易及四書：一、周易：以乾坤之德，陰陽之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錯綜變化，以說明天人之故，變易之理，具形而上的色彩；性理學家的哲學思想均脫胎於此。二、四書：朱子承程子之說，取小戴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其中有關道德實踐、治學方法、王政設施、天人性命等的討論，為宋儒實踐哲學、治學方法論，以及政治哲學等之所本。除此而外，其他經傳，如詩、書、三禮、春秋三傳與孝經等書，亦為理學家治學的參考資料。（參照吳康宋明理學）

第二節 理學宗派

兩宋性理之學，以濂洛關閩四派為正宗；濂學的倡導人為周敦頤（濂溪），洛學的領袖為二

程兄弟，（大程子明道顯，小程子伊川頤洛陽人）關學之開山爲張載，（橫渠居關中）閩學的宗師爲朱熹，（朱子生於婺源，寄居建州，故史稱其學派爲閩學）這就是後來稱爲宋五子的。與朱子同時，當日曾相與讓論而見解有異的，爲象山陸氏（九淵）「考陸必參朱，考朱不廢陸。」（汪廷珍重修象山文集序）陸象山雖不屬於上述四派中的任何一派，但卻在兩宋理學領域中，別樹所謂心學一幟，其有影響於理性之學的，亦不在朱子之下。故本文之研究，即以此六人爲對象，以期明瞭兩宋理學中的教育思潮。商量舊學、培養新知；至正謬補闕，則仍有待於大雅方聞。

右舉六人，足爲兩宋性理之學的代表；而其中周濂溪更爲理學的開宗倡始人，宋史道學傳（引見前）言之甚詳，此處不再復贅。濂溪之門，二程少嘗遊焉，

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視其氣貌面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宋元學案濂溪學案）

（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伊川先生年譜）

但也有疑周濂溪非二程之師的，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

晦庵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歷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悴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

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考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朋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鉉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爲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襄弘，問官於郈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敦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事之可疑者也。

黃百家亦認伊川之學非由濂溪而實承安定，

先生（安定）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卽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敬禮先生亦至，於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於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

然明道自己卻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濂溪學案附錄）由此看來，大概周濂溪與二程的關係，似乎是：「二程初遊濂溪，後青出於藍。」「二程始從周茂叔，後更自光大。」（同上）所以全祖望認為「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經於不傳之言，則自得者多。」說：

然則謂二程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秘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周程學統論）

又邵伯溫謂二程亦嘗從其父康節遊：

程宗丞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生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十五）

然事實並不如此，如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二程遺書外書十二）

程氏兄弟不僅不貴其學，而且認為「堯夫之道偏駁。」（同右二先生語七）並說：「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二先生語四）以此胡敬齋說：「明道作康節墓銘，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宋元學案百源學案）所以伯溫之言，未盡

可信。

其次，關學領袖張橫渠，於二程行輩爲表叔，早歲曾相與論道，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張

子全書附錄）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同右）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

「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

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洛。（二程遺書外書十二）

或言橫渠之學，出於程門，呂大臨橫渠行狀：

嘉佑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惟伊川則否認橫渠曾學於程氏兄弟，二程遺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與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木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外書十一）